

我是一条洄游的鱼

□ 高洪波

洄游，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上的解释很简单：“海洋中一些动物（主要是鱼类）因为产卵、觅食或季节变化的影响，沿着一定路线有规律地往返迁移。”拟这个题目，出于不久前的贵州开阳之旅。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所在，我26年前生活过两个月的地方。

26年前我26岁，是解放军接兵部队的排长，在开阳住的地点离县城几十公里，当时叫青禾区，现在改为禾丰乡。在区税务所的小楼上，无电话、电视，亦无报纸、刊物，居然顺顺当地熬过了60天，而且是在天寒地冻的正月里，现在想想真有些不可思议。我在开阳接新兵，接那些住在深山箐上的布依族、苗族战士，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普遍身材不高、营养不良，我和武装部长曾拿着一根1.6米的竹竿挨个儿比画，矮于竹竿的一律不要，让不少人遗憾而去。剩下的体检、目测、政审，最后家访，四关过后，这批开阳子弟便穿上崭新的军装，虽然还没有帽徽领章，但威武挺拔了许多。他们由我们领着，先乘汽车，再坐火车，“叮叮咣咣”地入云南赴戎机了。

那是1978年3月5日，青禾的士兵不少人第一次到县城，第一次乘汽车，他们的新鲜感是异常强烈的。一年过后，我们和邻国发生边境冲突，这批开阳士兵在战场上表现英勇，不过其时我已转业回北京，在《文艺报》当编辑，战事离我虽远，可内心从没少过挂牵。后来著名的“老山英雄团”就出在我的部队，电视连续剧《凯旋在子夜》表现的也是我的部队。我们留在部队的战友们，当时一起当排长的伙伴，由于战功卓著，有好几个成为将军，偶一聚会，谈起当年，都感慨万千。

可见回忆本身就具备“洄游”的性质。此次走开阳，于我而言，是一次从精神到物质的洄游。禾丰是觅食的浅滩，我觅的食物是26年的岁月。

在雨中进入开阳县城，26年的变化使我认不出开阳的旧貌。街道变宽了，两旁高大的楼房一如广东珠三角的建筑；昔日的黑瓦木板房已属罕见；弥漫在城中的煤烟气息亦不复存在；当年我们接兵部队驻扎过的县委招待所门面犹似，实际上早已改造多年。听当地人介绍，开阳产上好的黄磷，产富硒茶和米，也产煤炭和奶制品。不过照我看，开阳最好的资源是绿色的大自然、绝美的风景，开阳的绿水青山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。

雨仍在下着，猛然有诗句闪现：
故地二十六年前，
曾忆青禾雪漫天。
多情唯有开阳雨，
追身随影洗华年。
下午5时，驱车青禾。雨中走过当年山路，想起接兵时的苦寒岑寂，想起正月间的大雪，感到此次洄游正是时候。冬季的青禾与夏季的禾丰，注定有着不同韵味。

◎ 食话

库麦其与烤西瓜

□ 丁祖荣



库麦其出自和田，至今也不多外传。如果不和田，就吃不到地道的库麦其。烤西瓜更是神奇。这两道古老的大漠美食，是达里雅布依原住民对生活的热爱和礼赞。

达里雅布依，又称大河沿，在克里雅河的尾端。大河沿的夜色纯净。老乡为我们远道而来特意制作了沙漠烤饼库麦其。在托乎提老人带领下，先和好面，放到面板上，不用擀面杖，而是用手一直揉压面团，直到捏成像擀出来一样的圆形饼，然后摊薄，把剁碎的羊肉和皮芽子撒在上面，再用同样大小的另一张薄面饼覆盖上，将圆形的边口用力捏合，一个库麦其就做成了。

老人先挖一个坑，用红柳枝在沙坑中燃一堆火。火映红了老人的脸膛，在达里雅布依纯净的夜色下，老人挥汗的一瞬间，一幅剪影定格在我的脑海中。当红柳枝烧出一层炭灰，沙子也烧得发亮，老人将库麦其埋入。过两小时，他说可以吃了，便将库麦其从热灰中取出，啪啪几下拍掉灰，一个焦黄的库麦其便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因为是热灰焖熟的，其焦脆的皮咬起来咯吱作响，里面的肉和皮芽子酥软浓香。这是需要好牙口的，否则你只能像个外行一样，捡肉先吃，而不能如真正的大河沿老乡般，伴随着响声将皮肉一齐入口，油从嘴角逸出，满口生香。

还有烤西瓜。端上来的时候，冒着热气，使你垂涎三尺。西瓜烤而不碎，盛汤不漏，已是神奇。把瓜瓤掏去，放入羊肉，再合上，外瓜内肉，做法独特。也有放尼雅黑鸡或墨玉乳鸽，再佐之以十几种调料的。

烤西瓜要讲究火候，余烬发着红红的火光时还不能烤，直至火暗，才将瓜放入。温度不能过了，一过就瓜碎汤流，前功尽弃。烤上不一会，瓜里就发出啾啾声响，四周散发出红柳余烬的木香，混合着肉香弥漫开来，那滋味用文字怎么写得出来？

我感到时间仿佛停止，库麦其的魔力，让我们深陷其中。而烤西瓜的清香和肉弥漫在一起，只能让你的味觉和嗅觉一同沉浸。我明白了老乡们为什么一边手拿库麦其，一边忘情舞蹈，真正是生活的滋味万年长。



《群山路》 韦明华绘

青禾依旧。仍是那条小街，仍是一些古旧建筑，仍是小小的邮政所和小小的税务所，我住过的小楼加高了两层，可我还找到了当年住过的小屋。我还找到了昔日工商所李所长的旧宅，这个河南老兵的家曾是我多次就餐的地方，他的儿女们曾是我讲故事的热心听众，如今他已搬回开阳县城。小屋没锁，推开门一看，满屋的塑料拖鞋，已成为仓库……

在青龙河畔一家餐厅吃饭，雨仍在下着。喝着土制的杨梅酒和黄酒，看一眼波涛翻滚的河水。河水猛涨，已满河槽，河水浑黄，早不见26年前冬天那消瘦的模样。昔日坐在古桥下垂钓的儿童们，如今早已人到中年。唯一不变的是被称为“玉龙捧金盆”的坝子，坝子上的庄稼，还有高高的土司山寨马头寨，以及餐厅对面那写着旧日语的木制粮仓，还有河畔的那株老柳树。

记得26年前我常漫步河边，这株老柳树在冬日的阳光下像一株巨大的盆景，枝干峥嵘，引发人无尽的联想。我曾把它想象成这块土地的守护神，并在日记里企图描绘出它的古拙形象。现在老柳树在雨中傲然挺立，枝叶繁茂，全然不是冬日里萧索的气象。于是得一小诗：

散文诗我曾游，
无心补晒少年头。
青龙河畔柳仍在，
柳丝不系旧时舟。

有诗，有酒，有雨，有26年前旧景重现，我的洄游便更有滋味起来。

禾丰现在的名称是禾丰布依族苗族自治县，它昔日所辖的两个公社：龙广和哨上，如今改为南江苗族布依族自治县。26年前我曾走遍这几个公社的土地，去应征新兵家中逐一走访，为此我写过2万余字的《开阳手记》，详尽记录了1978年1月5日到3月7日接

新兵的过程，也顺便记下了一系列有趣的地名：懒板凳、鱼上坡、石猫，还有关于龙广地形的民谣：“龙在山顶望，金鸡配凤凰。脚踏狮子背，天鹤抱蛋卧两旁。”凤凰寨如今成为旅游胜地，而且是从青龙河一路漂流下去的终点站。晚饭毕，驱车到龙广，在凤凰寨远眺，居然有大批白色的鸟儿栖居在寨中树林，像鹤像鹭，但更大的可能是白鸮，它们是山寨的福音和吉祥物，26年前未曾相见，此番相见真是缘分，只是暮色迷离，有些看不真切。

回到开阳县城已过22时，匆匆放下行李，去寻找惦念许久的李所长——李文轩。李所长今年87岁了，抵达他温暖的家，重听他不改的南阳乡音，重品开阳富硒茶，我的心一下子放松了许多。

第二天又走禾丰。正值当地一个特殊的节日：布依族的“六月六”。其热闹程度堪比春节，有舞龙、舞狮，有斗画眉、扭扁担，还有乡政府举办的大型歌舞节目。雨自然早就停了，太阳热辣辣的，坐在烈日下看演出，反倒怀念起昨天的雨来。演出是朴素而又深情的，尤其是苗族少女少男们的“跳圆”，土司山寨马头寨民们的花灯，还有开阳教师们的大合唱，都呈现出一股罕见的朝气和热情，这气氛是我26年前所未感受过的。

这一天，我还在马头寨找到了一位当年的退伍战士，现在的乡村医生宋升鹏，他的侄子当年是我带走的一名新兵。宋升鹏的生活条件不错，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只是见面之后都感叹起岁月无情催人老。

对我而言，一条洄游的鱼，游到它当年觅食的沙滩，掀起几朵轻盈且浅的浪花，而后一切复归于平静。岁月如昔，亦如平常，开阳和青禾的山水依旧，只是26年前一个“高排长”匆匆来去。初来时的身份是一名接兵部队的排长，尔后由军人变成文人，由消瘦的青年军官变成戴眼镜的中年干部，变成一条游着生活和生命的河道兴冲冲洄游的鱼，从这里洄游，直向更远的远方。



《赶集路上》 邓文惠绘

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。高洪波《我是一条洄游的鱼》讲述自己26年后回到贵州开阳县的所见所感。洄游这个自然界的寻常现象被作家赋予了新的意涵，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织重叠中，作家完成了一次精神还乡。王松《洒满阳光的“中山门”》写天津中山门工人新村。远去的集体宿舍时代，那些热闹惬意的消夏时光在作者生动幽默的讲述中再次鲜活起来。陆梅《清风明月本无价》写滁州的山、水、人，一次访古之旅带我们又一次认识了“醉翁”。丁祖荣《库麦其与烤西瓜》写新疆特色美食，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

——编者

清风明月本无价

□ 陆梅

治失意和人生挫折是欧阳修的不幸，然而却促成了中国文学的大幸，留下了众多千古名篇。

40岁并不老却自封“醉翁”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山水之间，在众欢、与民乐，然“人知从太守游而乐，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”——看看，多么清醒的醉翁，革新失败没有摧垮他敢说敢言的勇气，主政滁州也“不忽小官”，为政宽厚，治事简易，宽而不纵，简而不略，安定滁州百姓。百姓安定了，他乐得宴饮、写文章、种树、游园、造亭子，为重写《新五代史》、修《新唐书》做准备。

“平山栏槛倚晴空，山色有无中。手种堂前垂柳，别来几度春风？文章太守，挥毫万字，一饮千钟。行乐直须年少，尊前看取衰翁。”欧阳修的这首《朝中措·平山堂》我很喜欢，词风清旷豁达，大抵也是他人境遇和性格命运的写照吧。

欧阳修任滁州太守两年余，他行游山间，结识琅琊山开化寺住持智仙和尚，智仙为其建造小亭，欧阳修亲为作记，遂有《醉翁亭记》。滁州成全了欧阳修，也没有辜负欧阳修。蒙他恩泽，世代滁州人感念他。

再来说说滁州的水。“滁”字本意是水名，长江一级支流滁河及清流河贯境内。滁州南据长江，东控京杭大运河，自古便是通江达海的“鱼米之乡”。重游滁州，明光的八岭湖、来安的池杉湖尤为印象深刻。八岭湖一带，缘岸而生的成片枫树林完全是野生野长的模样，沧桑树根和斜逸枝桠百态千姿，笼盖四野。池杉湖也是湿地，从栈道上漫步而人时我还没意识到它的面积之大，直到越走越宽，越走越深，舟车并用时才得以见识万亩池杉林的蔚然壮观。当真被震慑住的是栖居在树上的白鸮、潜鸭、灰雁……说百鸟天堂也不为过。

最后借诗一联：“清风明月本无价，远山近水皆有情。”这是欧阳修和苏舜钦诗句的集句联，刻在苏州沧浪亭之上，那是又一个故事了，用在这里却是恰当的。

我与新中国征文⑦

□ 王松

洒满阳光的「中山门」

老天津人都知道，在天津城东，有一个叫“中山门”的地方。中山门不是门，当然更不是城门。当年的老天津有两圈城墙，内圈是老城厢，外圈的城墙，天津人叫“墙子”。中山门在天津城的最外圈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军队为加强城防戒备，在天津外围设立了15个以“门”为名的军事关卡，如“复兴门”“民权门”“大同门”等，“中山门”就是其中一个。据说解放天津时，中山门一带的战斗打得很惨烈，只这一个地方就牺牲了200多名解放军战士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山门更加受人瞩目，原因在于这里新建的一个工人新村——“中山门工人新村”。

天津是工业城市，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有很多国营大企业，考虑到企业职工的生活，国家建设了很多集中的企业职工宿舍，当时叫“工人新村”。中山门工人新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天津建的第一个工人新村，号称“天津工人第一村”。当时很多国营大企业的职工宿舍都在这里，如天津钢厂、天津自行车厂、天津发电厂、耐火器材厂、国棉一厂等。这样大的一个聚居区，又分属不同企业，就要分片。于是这里分成12个“段”。不同的“段”，是不同企业的职工宿舍。段与段之间，由不宽的街道分隔。虽然居住密度很大，但由于整体规划合理，布局得当，也井然有序。据说在天空俯瞰，新村呈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图案，不仅庄重大气，也很有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气势。

那时我母亲在国棉一厂工作，我家也在这里，住10段。10段在中山门是最小的一个社区，街道只有30几米，大约10几个弄档。所谓“弄档”，也就是一排一排的平房。但就是这样一个个小小的社区，在我的记忆里却有着无穷无尽的故事。

那时候，这条街上种的都是柳树，所以在我的小说里，把这里叫“柳荫街”。小说的故事虽是虚构，很多人物的原型却出自这里。也因此，很多评论家说，我这些小说，故事和人物都很别致，接地气，这不奇怪了。我对这里的生活太了解，他们说话的声音，身上散发出的气味，我都熟悉。

今天的人很难想象，当年的中山门是怎样的生活氛围，邻里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。可以这样说，和普通的大杂院完全不是一回事。彼此不仅是邻居，在单位还是同事，有的还在一个车间，甚至一个班组，大家都知道根底，谁是什么人，什么脾气秉性，谁也瞒不了谁。偶尔家里有事，让邻居上班给领导带个话儿就行。

那時候，能在国营企业上班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。街上遇到不讲理的人，或见谁干了让人看不惯的事，第一句话就问，你哪个单位的？只要找到这人的工作单位，就什么事都好办了。单位领导说句话，比警察都管用。其实换个角度想，这也说明，那时国营企业的职工有很强的组织观念。尤其年轻人，一旦参加工作，在单位首先接受的教育是，你从此是一个国家职工了。于是，一种自豪感在心里油然而生，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。也因此，在那时，中山门工人新村的风气很正，居民的素质也普遍很高。

工人新村的职工住房都是统一规格，每间实用面积约14平方米，月租金一两块钱。水电费是固定的，无论用多少，每月总共几毛钱。但用水不太方便。比如我家住的10段街，街上只有两个公用自来水龙头。10段街虽小，居民也有一两千，这一两千只有两个自来水龙头，显然不够用。尤其到夏天最炎热的季节，水管压力骤降，水流变小，而人们的用水量又增大，水龙头的跟前就经常会用水桶或别的盛水容器排成长长的一队。

但住这样的平房，也有别样的乐趣。那时不要说空调，连电扇也没有，即使到傍晚，屋里还是热得进不去人。下班回来的男人们，吃过晚饭，就都端着初了茉莉花茶的大把儿缸子，夹着帆布躺椅，来到街上。三三两两坐在一起，抽着烟，喝着茶，或说一些单位的事，或谈南地北地侃大山。这种初茶的大把儿缸子很有特点。一般都是素白色，在中间最显眼的位置用红漆印着一个大大的“奖”字，上面还有弧形的一行小字，写明是“先进工作者”或“先进生产者”，抑或是在什么劳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奖品。所以在街上，用这种大把儿缸子喝茶，也是一种荣誉，或者说身份的象征。

天津有一位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，说过一个《学评书》的段子。讲的是有一位评书爱好者，在夏天每到傍晚，吃完了饭，就到街上给邻居说评书。天津口儿天津味儿，口头语儿俏皮话儿，能把一段儿《三国》说得让人笑喷了。这也是中山门的人们夏天傍晚生活的写照。

当时我的邻居还真有这么一位，不光会说评书，古今中外，天南地北，没他不知道的事。天津人把这种无所不知的说话叫“白话”，把能“白话”的人叫“白话蛋”。他的大把儿缸子上也有一个大大的“奖”字，而且缸子很夸张，大得像个小痰盂儿。在街上“白话”一晚上，能喝三大缸子茶水。

现在想起来，确实不可思议，那时没有空调，也没电扇，靠一把蒲扇，人们把一天一个夏天熬过来了，热归热，似乎也没觉出怎么样。每天晚上，人们就这样一群人伙伙坐在街上，一直到深夜。白天的暑气渐渐消退了，才陆续回到屋里睡觉。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子，则经常把凉席铺在马路边，索性就这样在街上一直睡到天亮……

前不久，我因为办事，又到中山门工人新村去过一次。当然，这时的中山门已经变样了，当年的平房没了，已经盖起一片一片整齐的楼房。但街道没变，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格局。只是各家窗外悬挂的空调室外机和楼下停放的一排一排私家车，提醒我，已经是今天了。



《工人新村》 樊明体绘 (本版图片来自网络)